

欠你一条白裙子

□蔡雨栖

这是我两位同学的故事,关于命运的无奈、关于爱情的珍藏、关于青春的纪念。

纪霞突然收到一个微信好友申请:“我是周建。”她的心颤了一下,直觉告诉她,一定不是同名朋友,就是20年前的同学周建,那个面容都已模糊了的周建。她犹豫了好久才通过了申请。

一天后,收到一条:“你好吗?”

纪霞回了一个:“挺好的。”

之后就是偶尔朋友圈点个赞,当然都也大概了解了下,简单知道了对方的现状。

有一次,纪霞因为生意上的事,急需100万元资金周转。实在没办法,最后只好去找周建,想从他的贷款公司周转100万元。他们分别在两个县级市,20年前这曾经是他们没有走在一起的原因之一,但今天车程不过40分钟。周建亲自送来100万元,交到纪霞手里,转头就走。纪霞对着背影喊:“给你写个字据吧?”周建甩了甩手:“我信你。”

一周后纪霞将钱还给了周建,并多次表示感谢要请他吃饭,周建都一一婉拒。

微信上有了话语,虽然极少。

纪霞得知,他们恋爱期间的一个暑假,周建曾偷偷去纪霞家找过她。那天纪霞不在家,他看到了纪霞家紧挨着镇上的楼房,而周建那时家在农村。家庭条件的悬殊,在周建心里留下了阴影,认为自己配不上纪霞。

纪霞收到一个很大的快递,拆开一看,里面是用发黄的报纸包着的一大捆没有拆封的信。她看到,每一封信的收信人都是自己,每一封的寄件人都是周建,每一封信的同样地方都盖着一行字“查无此人 原路退回”,每一封信的时间都是毕业后的一年。

纪霞的视线模糊了,头晕目眩。

这些信多么像无数次的失望和痛苦,多么像一颗流浪了多年的心,她似乎听到了这背后的一声心跳。

上百封的信她一封都没有打开。她知道,今天的她,不能为20年前的事去流泪。

周建说,他写了一年的信,每一封都被退回,他猜测了很多,最让他确定的原因就是她嫌他家庭不好,这也致使他始终没有勇气去找她。

纪霞告诉我,毕业后因为大家都没有电话,要靠写信,她一直收不到周建的信,她以为大家心照不宣——因为距离原因,这段恋情结束了。

去年七夕,周建发给纪霞一个红包,纪霞没收。周建没有坚持。

今年七夕,周建又发给纪霞一个红包,纪霞还是不收。周建说,你不要多想,我没有别的意思,你收下吧,我欠你一条白裙子。

那是毕业前的一晚,两人约去了公园,那天纪霞穿了一条雪白的裙子,不小心被露水和尘泥沾染得污迹斑驳。周建说,等我有钱了,给你买条新的。

周建告诉纪霞,他现在的妻子是一名老师。纪霞刚参加工作时当过老师,当他得知纪霞已经结婚的时候,他发誓未来的妻子一定要是一名老师。他现在很爱他的妻子,他要断掉一切可能会伤害到妻子的念头和行为。

我的这两位同学,此后再也没有过任何直接的联系。



素馨花开正晚秋

□舒曼

一

风雨交加。好冷!阿良从出租车上一下来,禁不住打了个哆嗦。

阿良如此行色匆匆,为的是见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恋人素馨。他们当年一起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,素馨的父亲罹患重病,并且欠下数目不菲的债务。眼看素馨承担不起高额学费面临退学,阿良想了又想,拿定了主意主动辍学到外地打工,赚钱供素馨上学。

素馨顺利毕业,还在这座城市入职一家财力雄厚的知名公司。阿良觉得哪怕吃尽这人世间的所有苦都值了!他立马赶去素馨的住处。

万万没料到,素馨牵着一个穿着体面、长相英俊男子的手,从屋内走了出来。夜色中,素馨和那个男子并没有注意到隐身在楼梯暗处的阿良。哦,她和那个男人是那么的开心,有说有笑的,看起来不仅仅是亲昵,而且,还是那样的般配!

阿良突然为自己感到不值,同时,深深悲哀的他,感觉更对不起他的父母!

阿良把自己关在小旅社的房间里整整两天。素馨是知道阿良要来看她的;可是,两天过去了,她根本没有在意他有没有归来,甚至连一个电话也没打。这,难道,还不能说明她已经完全变心了吗?内心炼狱般的煎熬过后,阿良彻底删掉和素馨有关的一切,决定重新开始。

二

时间,如离弦的穿云之箭,在听不见啸叫的凌厉穿梭中,10年已过。当年23岁的阿良,已33岁。蜕变过后的阿良,真的历经磨难、凤凰涅槃:不仅完成学业,而且还创设了自己的公司,在传奇般的打拼中,成为初步实现财务自由的成功人士。

从京城来到曾经无比熟悉的这座城市,阿良已心如止水。“把材料送我房间。”他指示同行的秘书婉秋。

“好的。”干练俏丽的婉秋,在阿良面前,就是那般的低眉恭顺。

次日谈判正式开始。一个婀娜女子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会议室。这个女子相貌气质之出众,令才貌上佳的婉秋也不禁多瞟了对方几眼。

阿良和那女子的视线交织之际,两人都愣了!来人,是素馨。

婉秋已然猜到眼前这两人之间有一段情愫、有一个故事。

“合作取消!婉秋,我们走!”缄默许久过后,阿良站起身,首次主动挽起婉秋的手,转身离去。

“麻烦您,能否安排我和阿良总裁再见一面?我,我有些带有隐私性质的要事,要和他谈一谈!”

“哦。不好意思,总裁交代过,在明天我们回去之前,任何人都不得打扰他。”

门外过道上素馨和婉秋的谈话,被房间内的阿良听得清清楚楚。

素馨走了,婉秋转身进门,看见的却是阿良,拿着一瓶威士忌,正在独饮。

“这些年,你就是因为她冷落我?你就是因为她一直独身?不错,是挺美的!”已然失态的婉秋抢过阿良手中的酒,“咕噜咕噜”喝下一大口……

阿良急了,伸手抢下酒瓶。

“你心里只有她,在乎我的死活做什么?”婉秋爆发,“这些年我卑微地乞求你垂怜,可你没有好好珍惜过我一回……”

三

阿良终究将五年前他和素馨之间发生的一切,对苦恋他的婉秋和盘托出。

“那这个合作就此中止?”

“中止!”

“不和她见一面?”

“不见!”

第二天一大早,当阿良和婉秋拖着行李箱走出酒店大门口时,却看到一个俏丽修长的身影。

“知道你今早要走,我凌晨4点起就守在这里,只为见你一面,说几句话!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,你,如今的你,难道都不肯满足我吗?这些年你人间消失,请问你,我到底做错了什么?”素馨的话,字字含泪。

阿良退回到酒店大堂找了个角落坐下,素馨跟了过来。

“当年你说过要来看我的,为什么失约?”素馨抹了抹眼角的泪,单刀直入。

“那个风雨之夜,我看到你牵着一个英俊男人的手,有说有笑、亲亲热热地从你的房里走出来!”阿良原本冷静,突然激动起来。

“天啊!你为什么不叫我一声就走了?那个男人,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!他叫素平!”素馨吃惊之下,失声大叫。

“可是,可是,我当时一个人在旅社待了两天,你连一个电话都没打给我……”

“那是因为我和素平哥要一起将病情好转的父亲送回家,一直在忙里忙外,所以就没能顾得上给你打电话……后来,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你了。”

阿良无言以对。

“原来我等你这十年,不值!再见!”素馨起身踉踉跄跄离开了。

“素馨是个天底下打着灯笼难找的好女子,你,不要再错过了!”热情鼓励阿良的婉秋,转过身去却泪流满面。

阿良心里头又是一阵酸楚。他知道,面前这个女人,是他同甘共苦的知己,为他的事业,在商海搏击、并肩奋战的日子里,付出了太多。

阿良左右为难,怎么办呢?

